

小議《文心雕龍·明詩》四言詩 說—兼釋王粲四言雅潤

卓國浚*

摘 要

《文心雕龍·明詩》論詩歌起源從葛天氏之樂談起，資料引自《呂氏春秋》，然戰國諸子多喜託古立言，其可信度值得懷疑。筆者從劉師培「文學出自巫祝之官說」出發，以為《易》「蹇」、「歸妹」二卦的古歌繇辭，實為現存可考最早全章四言詩的雛形。並透過「雅潤」二字的字源探討與王粲四言詩相互印證，以為「雅潤」是內容之醇雅典正，文辭之華彩潤飾，與彥和麗辭雅義、銜華配實的文學主張相符。

關鍵字：文心雕龍、四言詩、雅潤、王粲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小議《文心雕龍·明詩》四言詩 說－兼釋王粲四言雅潤

卓國浚

壹、前言

劉勰論詩，以為詩能言志，持人情性；而對詩體之分類，則偏重於形式之差異。《文心雕龍·明詩》言：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劉勰，民86，60-61）

對詩體之分類，分為四言、五言、三六雜言、離合、回文、聯句共韻等數類。其中關於四言詩，以《詩經》為其重要之根源，其言：「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劉勰，58），即認為漢初之四言詩仍能繼承商周以來頌詩諷諭，採詩觀政之詩教，亦因此其對四言詩之要求點出「雅潤」二字。關於劉勰這些論述，筆者試由四言詩之溯源談起，對四言詩起源作再次理解；並藉由文字語用意義與文本實際分析，落實「雅潤」二字之意涵。

貳、四言詩溯源－《易·蹇》、《易·歸妹》 繇辭

劉勰論詩歌之起源，自葛天〈玄鳥〉談起，葛天氏之事見載於《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

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呂不韋，民85，139)

《呂氏春秋》約作於秦始皇八年(西元前240年)，而葛天氏之年代已不可確知，依《文心雕龍》行文中可知，劉勰以為其當在黃帝之前，距離呂不韋之年代至少三千年。生於周代之孔子已有夏、殷文獻不足徵之感嘆，呂氏何能獨知葛天氏〈玄鳥〉之詩，且戰國諸子，多喜託古立言，呂氏銜其餘風，其資料之可信度更值得懷疑。另詹鍈以為〈玄鳥〉見於《商頌》(詹鍈，民88，176)，〈玄鳥〉用於祭祀高宗，高宗乃是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其年代晚於黃帝甚遠，其歌辭自非葛天氏之面貌。然而或許其曲調乃舊時模式，為四言間雜五言之歌詩。職是，〈玄鳥〉一詩或可推為四言詩之起源：然〈玄鳥〉並非全詩四言，且又為推測之詞，終缺實證，僅能聊備一說而已。關於四言詩起源問題，當另尋其源。

民初國學大師劉師培先生提出「文學出於巫祝之官說」，自字根源流探究祠、詞、巫三字之關連，而得出「是則韻語之文，雖匪一體，總其大要，恆由祀禮而生。欲考文章源流者，曷溯源于清廟之守乎」之結論(劉師培，民86，217)，雖未正面提出四言詩起源的相關論述，但對於探究四言詩之起源，卻有極大之啟發與引導。因為一般論及四言詩均以《詩經》為其根源，然閱讀其作品時，當可強烈感覺出其質樸與成熟之風貌，定非四言詩初期之作。劉師培之卓見正啟迪李鏡池、高亨¹等人自《周易》中去挖掘、去上溯詩體之起源。然《周易》經文部份一般以為西周初年之作，而據遼欽立所輯先秦詩歌如〈賡歌〉、〈大唐歌〉、〈塗山歌〉、〈五子歌〉(遼欽立，民82，1-13)等均以四言為主之歌詩，且年代均在《周易》成書之前，若論源頭自應由此談起。然這些歌詩一如葛天〈玄鳥〉年代渺遠，真偽莫辨，羅根澤先生於〈中國詩歌之起源〉(羅根澤，民74，89-98)一文中，便針對此一一加以論證，以為無徵不可信。既然先秦歌詩不可信，《詩經》又為晚期之作，則被視為卜筮之書而未毀於秦火之《周易》，就成為探討詩體起源的一條重要線索。

《左傳》中載：

〈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左丘明，民85，232-233)

〈襄公十年〉：「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左丘明，540）

〈襄公二十五年〉：「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聚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可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左丘明，618）

〈昭公七年〉：「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左丘明，767）

〈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左丘明，1045）

其中所載之繇辭，〈僖公十五年〉為《易·歸妹·上六》之爻辭，〈襄公二十五年〉為《易·困·六三》之爻辭，〈昭公七年〉為《易·屯》之卦辭，另〈襄公十年〉、〈哀公十七年〉之繇辭則並非《周易》卦爻辭。自上述五條資料中，當可發現兩項疑點：一是既然為《易》之卦爻辭，為何為用「繇」總稱之？另一則是，未見於《周易》之兩條繇辭，代表何種意義？

繇，杜預注：「繇乃卜兆之辭。」《說文》：「繇，隨從也。從糸，𠄎聲」（段玉裁，民 69，649），《爾雅》：「鬱陶，繇，喜也。」郭樸注：「《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郭樸注，民 85，27）由此可知此字有二個讀音，或讀作搖，或讀作由。《說文》：

𠄎，徒歌。從言，肉聲。段注：𠄎缶部，從缶肉聲。……故魯瑤𠄎𠄎皆讀如遙。𠄎謠古今字。謠行而𠄎廢矣。凡經傳多經改竄，僅有存者，如漢〈五行志〉女童𠄎曰：「栗弧萁服。」余招切二部。篇韻皆曰：𠄎與周切，從也。此古音古義。

𠄎，瓦器也。從缶肉聲。段注：以周切二部。

𠄎，喜也。從口𠄎聲。段注：余招切二部，此字與𠄎義相近。（段玉裁，93-94、228、58）

由上述資料中當可發現，從言者乃徒歌之歌謠，從缶者有隨從，喜悅之意。而「𠄎」字下段注言其義相近，則二字似可相通，如此，則「繇」字當可解釋為隨從，喜，徒歌三種意思。再搭配《左傳》以繇為卜兆辭相互參照，解釋為徒歌與其意義最為接近。而且，《左傳·僖公五年》載：

晉侯圍上揚，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淳淳。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左丘明，208)

卜偃即以歌謠斷言晉侯圍上揚之事，此乃以歌謠為兆辭之例。又《左傳·襄公十年》孫文子獻兆於定姜，孔穎達正義曰：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即指：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三句）。此傳唯言兆有其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其辭，故卜者得據以答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左丘明，540)

則更明言，繇辭均為有韻之文，而自然音韻更是歌謠之必備因素。鄭玄以為頌即繇，孔穎達更舉之與《詩》之篇章相類比，由此更可看出卜筮繇辭與歌謠間密切之關係。職是，以繇統稱卜筮之兆辭，乃因其本身為徒歌之歌謠，實則，《周易》之卦爻辭原為歌謠之韻文。

孔穎達以為有韻之繇辭有一千二百條，現存《周易》中六十四卦之卦辭、爻辭，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扣除僅有占斷辭而無象辭，與以史實為象辭非韻文者，合計僅四百餘條，於《周易》中未見者尚有二分之一強，前舉《左傳》中未見載於《周易》之二條正此例²。其中似即透露《周易》成書時，乃對當時早已流傳之卜筮繇辭，作一番整理與篩選，卜筮繇辭之發生當更早於《周易》成書，然限於徒歌繇辭並未記錄成文字，以現存文字資料立論，四言詩之溯源當可上溯至《周易》。

《詩經》之成書年代，因內容所載之歷史事件包括春秋之史事，因此其成書年代大約訂為東周春秋中葉後之作。而《周易》之成書年代，《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王弼、韓康伯注，民85，173、175），以為其成書於商末周初。夏傳才亦言：「...就其會澀詼詭，古奧難懂的語言及其語言結構和語彙特點來看，把其編纂年代斷在西周初期，是站得住腳的。」（夏傳才，民85，96）。現再由《周易》所載史實³為之輔證之：

一、《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殷王武丁，再傳八代始為紂王。

二、《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為商紂王之叔父，其

事亦見載於《尚書·洪範》。

三、《易·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帝乙為商紂王之父親。

四、《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晷日三接。」康侯即康叔，乃周武王之弟，事見於《尚書·康誥》。

由上述資料可以輔證《周易》其成書最晚應於周初，所載為殷周之古歌。其成書早於《詩經》，是筆者論四言詩上溯《周易》之主因。

《周易》卦爻辭除去判斷吉凶吝咎之占斷詞，與記載史實之文字而成之古歌中，以四言為主之古歌⁴甚夥，尤其〈蹇〉、〈歸妹〉二卦，引以為占斷之古歌繇辭乃全首四言創作而成，若論其藝術形式，〈蹇〉卦古歌具有歌謠體反復詠唱之形式與自然之音韻，⁵其用韻現象至為質樸自然，或隔句，或三句，異於後代嚴苛之聲律要求。全詩以「賦」體寫成，直述仕途之艱難，較之《詩經》中所錄詩作，其修辭手法顯然較為古拙。〈歸妹〉卦，其用韻較為整飭。⁶此詩亦用「賦」之手法，敘述帝乙嫁妹之事，直述其事，未加修飾，簡單樸實。《周易》中之四言形式文字，較諸《詩經》文字更直率古樸，呈現未成熟之藝術形式，就詩體發展之過程觀之，當為更早之歌謠。〈蹇〉、〈歸妹〉二卦之繇辭，實為現存可考最早全章四言形式之四言詩雛形⁷。這與劉勰所論〈葛天氏〉之歌謠約後退千餘年，然神話傳說真偽莫名，現僅能就可徵之資料立論，上溯四言詩之源起於《周易》之繇辭。就現有文獻資料立論，四言詩雖發萌於《周易》，然對中國文學產生深遠影響力，則尚待採詩之官之輯錄，與春秋戰國外交辭令專對賦詩之廣泛運用，與孔門立《詩》為六經，選為教學教材之推廣。《易》之四言歌謠雖早，然若論其影響則不及《詩》遠甚。

參、釋「雅潤」之意涵：兼論王粲四言詩

劉勰以為「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而「選文以定篇」中讚許韋孟之作能繼承周人，具有匡諫之義，匡諫實即「持人情性」、「義歸無邪」也。匡諫為順美匡惡之詩教，其作用如〈詩大序〉所說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詩教之作用與雅潤有何內在之關連？為解決此問題，首先需得確定「雅」、「潤」之意涵。

一、釋雅

《說文》：「雅，楚烏也。一名鷲，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段注：「楚烏，鳥屬。其名楚烏，非荆楚之楚也。」（段玉裁，142）劉勰言四言之雅潤顯然並非許慎釋雅之本意。《經籍纂詁》釋雅，有正也，正言也，正聲也，…等諸多解釋（阮元，民84，1238）。劉勰之用雅字，「雅聲浸微」用正意；「詩書雅言」用正言意；「雅正而共篇」用正聲意；「雅謨遠播」用正而有美德意；「雅文之樞轄」，用古雅意；「雅頌之博徒」用大、小雅意；「雅以淵源訓詁」用《爾雅》意；未見以雅為楚烏之例。劉勰用雅字，除以用為大、小雅與《爾雅》之省稱外，不外典正古雅之意，然既稱雅正，其以為正之標準為何？《文心雕龍·宗經》贊曰：

三極彝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
樂乎！群言之祖。（劉勰，36）

顯然劉勰之言雅，乃是以儒家五經為評論之標準，繼承自「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之詩教文學傳統。而劉勰秉持此一標準在作實際批評時，以曹植、王粲二家兼美四言、五言二體，而張衡獨得其雅。職是，釐清曹植、王粲與張衡三人四言詩風貌，對理解「雅」是有幫助的。

與劉勰約略同時之鍾嶸，評論曹植之詩言：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其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燦溢今古，
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
樂之有勤笙，女工之有黼黻。（鍾嶸，民85，140-141）

源自《國風》，情兼雅怨，正四言雅正之極佳註解。而張衡現存四言歌詩有歌二首，怨詩一首。⁸以〈思玄賦〉之歌為例，「天地煙燼」語出《易·繫辭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鳴鶴交頸」化用《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睢鳩相和」化用《詩·關雎》。「處子懷春」化用《詩·召南·野有死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精魂回移」或化用自《易·繫辭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忘我實多」語出《詩·秦風·晨風》：「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全詩八句，源出於經典者有六句，張衡之四言詩與五經關係之密切可見一斑，劉勰謂張衡得其雅，正自其鎔鑄經典，化為詩篇處立論。而王粲四言詩⁹與五經之關係為何？筆者加以整理後製成一表如下：

詩名	原詩句	出處
贈蔡子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詩·小雅·四牡》：「翩翩者鸞，載飛載止。」
贈蔡子篤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詩·小雅·沔水》：「我友敬矣，纔言其興。」《詩·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贈蔡子篤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詩·小雅·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詩·小雅·四月》：「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贈蔡子篤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詩·鄭風·風雨》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贈蔡子篤	人生實難	《左傳·成公二年》：「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贈蔡子篤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詩·邶風·燕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贈蔡子篤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	《詩·小雅·四月》：「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贈蔡子篤	潛鱗在淵	《詩·小雅·鶴鳴》：「魚潛淵，或在于渚。」
贈蔡子篤	率彼江流	《詩·大雅·常武》：「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贈蔡子篤	中心孔悼	《詩·邶風·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贈蔡子篤	涕淚漣漣	《易·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贈蔡子篤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詩·王風·君子于役》：「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詩·大雅·桑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贈士孫文始	和通篋墳，比德車輔	《詩·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篳。」
贈士孫文始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詩·小雅·楚茨》：「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贈士孫文始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詩·鄭風·子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贈士孫文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	《詩·大雅·蕩》：「人亦有言，」《詩·邶風·泉水》：「靡日不思。」
贈士孫文始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	用《詩·小雅·白駒》刺宣王不能留賢。
贈士孫文始	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詩·小雅·車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詩·小雅·白駒》：「毋金玉爾音，自有遐心。」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	《詩·小雅·四牡》：「翩翩者鸞，載飛載下。」
贈文叔良	率彼江濱	《詩·大雅·常武》：「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贈文叔良	君子于征	《詩·小雅·鴻雁》：「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贈文叔良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左傳·襄公廿五年》引《書》：「慎始而敬終。」
贈文叔良	延陵有作，僑肸是與	《左傳·襄公廿九年》季札（延陵）與子產（公孫僑）之事。
贈文叔良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 探情以華，睹者知微	《易·繫辭下》：「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贈文叔良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國語》載司馬寅（董褐）言退吳王夫差甲兵三萬。
贈文叔良	成功有要，在眾思歡	《尚書·大禹謨》：「成允成功，惟汝賢。」
贈文叔良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左傳·僖公九年》：「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贈文叔良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贈文叔良	二邦若否	《詩·大雅·蒸民》：「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贈文叔良	職汝之由	《左傳·襄公十四年》：「言語漏喋，則職汝之由也。」
贈文叔良	鮮克弗留	《詩·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思親為潘文則作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	《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思親為潘文則作	思齊先姑，志侔姜妣	《詩·大雅·思齊》：「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思親為潘文則作	躬此勞瘁，鞠予小子	《詩·周南·葛覃》序：「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思親為潘文則作	從之于征	《詩·魯頌·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親為潘文則作	嗟我懷歸	《詩·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思親為潘文則作	聖善獨勞，莫慰其情	《詩·邶風·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思親為潘文則作	亶亶惟懼，心乎如懸	《易·繫辭下》：「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
思親為潘文則作	在昔〈蓼莪〉，哀有餘音	《詩·小雅·蓼莪》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思親為潘文則作	胡寧視息，以濟于今	《詩·大雅·雲漢》：「父母先祖，胡寧思予。」

由上述資料中當可發現，王粲四言詩之語彙取自《詩經》最多，或引用成辭，或師法其義，或略加更改，其精神風貌直接繼承自《詩經》，具有典麗雅正之風格。而「雅」的意涵正是對五經語言的鎔鑄再造，所產生的典雅語言風格。

二、釋潤

「雅」偏重於內容之典正，而「潤」是否偏重於形式之講究？劉勰用「潤」字如下：

〈銘箴〉：「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封禪〉：「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

〈奏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

〈雜文〉：揚雄覃思文闕，業深綜述，碎文瓌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

〈時序〉：「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竟驚；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

〈知音〉：「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嘆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

上引「潤」字均作文章之修飾與潤色解，並因為文辭之潤飾而使文章有文彩

色澤之效果。早於劉勰之陸機《文賦》：「銘博約而溫潤」；摯虞《文章流別論》中有：「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亦可采錄」；鍾嶸《詩品·序》：「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上》評劉楨云：「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但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有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蕭統《文選·序》：「銘則序事清潤」，諸人用「潤」字均作文辭潤飾解。而彥和以潤為文采修飾潤澤之美，當搭配「雅」同觀，才能呈顯彥和論詩之基本觀念。在六朝靡麗浮侈的文風裡，重視雕蔚刻鏤、爭價字奇的形式美，彥和處在這時代氛圍中，以「雅」為「潤」之制約與規範，亦如《徵聖·贊》言：「精理為文，秀氣成采」，《徵聖》篇主張的「情信而辭巧」、「麗文而雅義，銜華以配實」，均是文質彬彬文學觀念之呈現。

從文字語用中得出「潤」乃重視文采修飾之美，而在劉勰作實際批評時特別提出：「叔夜含其潤」，以為嵇康四言詩獨有「潤」之美。嵇康四言詩，據逯欽立所輯有《幽憤詩》，《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章，《四言詩》十一首。¹⁰今試以《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二、十四，與《四言詩》之十一¹¹為例加以說明。《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二，胡應麟評言：「雄辭彩語，錯互其間。」孫曠言：「四言詩如此流動而有姿態者，絕不易得。」言此詩辭彩雄放，韻緻流動。《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四，王夫之云：「前六句即入為景，較之檢書燒燭，看劍引杯，生死自別。」陳祚明言：「高致超超，顧盼自得，竟不作《三百篇》語，然彌佳。」則言其不襲《詩》之成言，自鑄新辭，高逸超俗，顧盼生姿。《四言詩》之十一，王夫之云：「乃如此篇，絕不從《南》、《雅》、《風》、《頌》求步趨，而清光如月，又豈日之所能抑哉。」陳祚明言：「造語清婉」，言其詞義婉約，不襲成辭。職是，嵇康四言之作，不若仲宣步趨於《詩》，而自為新辭，遠於風雅，《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六，更染老莊之玄思，道家之遊仙，也因此劉勰未言其「雅」，僅稱其「潤」。然就辭彩之雕蔚，風格之溫潤清婉觀之，言嵇康含其潤，十分恰當。而王粲之四言詩是否亦具有這雕飾潤色之美？

王粲《贈蔡子篤》，融情入景，興發無端，善用事義，鎔鑄高密度之語言，以婉曲傳達思有愁緒。以「飛鸞」起興，意象鮮明，餘味深長；排比句型之整飭，

具典麗駢偶之形式美。「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之意象完足，鍛鍊精實，看似矢口成詩，更見其斟酌字句之功夫。「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首尾呼應，餘哀飄渺均呈現仲宣潤飾成采之高度藝術技巧。〈贈文叔梁〉「翩翩者鴻」，興而兼比，立意迴深；化用典故入詩，言語精審。君子贈言，申事理，勸告誡，鎔鑄經籍，自鑄偉辭，典雅醇厚而餘味曲包，雖述理多於言情，仍不失為典麗之作。〈思親為潘文則作〉述情層層烘染，逐層加深，情感濃烈，語言深密，排比精鍊，麗辭工穩，不僅於言私情更擴大及於社會動亂之描寫，超越遊子思歸生命主題之侷限，反應時代之悲情，使此詩在詩質濃郁、意象豐富中饒有餘情，韻味深長。綜合上述，就文采修飾之潤澤美觀之，劉勰評仲宣「潤」，有其卓見。

綜合上說，「雅潤」，即內容之醇雅典正，與文辭之雕蔚潤色。「雅」，以儒家經籍為最高標準，亦即合乎「興觀群怨」、「順美匡惡」、「思無邪」之詩教，劉勰以四言為正體，五言為流調，其判準亦為此。然而「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聖人為文且玉版金鏤，丹文綠牒，更何況「政化貴文」、「事蹟貴文」、「修身貴文」，文彩色澤，具有推行政教，感化生民之作用，為文之士承繼此「含章玉牒，秉文金科」為文之道，故不避「潤」也。

肆、結語

葛天氏之歌年代久遠難明其真偽，《詩經》晚於《易》，探求四言詩之起源，《易·蹇》、《易·歸妹》二卦繇辭古歌，提供一可靠的線索。劉勰四言雅潤之說，與王粲四言詩相印證，正彥和銜華配實文學觀主導下四言詩之典範，要求內容合乎經籍之醇雅典正，文辭有華彩潤飾而不過度，乃儒家文質彬彬文學觀之流裔。

附 註

¹ 李境池：〈周易筮辭考〉一文，第四節《周易》中的比興詩歌，專談卜筮繇辭之詩歌形式。（李鏡池，民 59，187-225），高亨：〈周易卦繇辭的文學價值〉，則將卦繇辭分賦、比、興、寓言四類。（高亨，民 68，48）

² 指《左傳·襄公十年》、《左傳·哀公十七年》之繇辭，另如《左傳·成公十六年》：「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蹇、目諧韻），《左傳·僖公四年》：「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左傳·僖公十五年》：「其卦遇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猶其雄狐。』，均未見於《周易》之卜筮古歌謠。

³ 關於《易》中所載之史實，顧頡剛先生有文論之甚詳。（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古史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3月初版），第三冊，頁1-44。）

⁴ 關於《周易》中之四言古歌繇辭之選取標準，以四言句佔全首歌詩二分之一以上者為標準，若遇一詩分為數章，有單章特以四言為主者，則於後加（略）字。資料摘錄自黃玉順：《周易古歌考釋》，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1-284

卦名	古 歌 繇 辭
乾	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疑僅引全詩之部分）
師	師出，以律。師或輿尸，詩左次。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比	比之自內，比之匪人：外比之，顯比。
同人	同人于野，同人于門，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乘其墉，弗克攻。同人先號召，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同人于郊。
大有	無交害，大車以載。匪其彭，自天祐之。
蠱	干父之蠱，干母之蠱。干父之蠱，裕父之蠱。用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賁	賁其趾，捨車而徒：奔其須，賁如濡如。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剝	剝床以足，剝床以辨，剝床以膚。貫魚，以宮人龐。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無妄	不耕獲，不菑畲。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大畜	輿說輻，良馬逐。曰閑輿衛，童牛之牯。豮豕之牙，何天之衢。
晉	晉如摧如，晉如愁如。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晉如鼫鼠，晉其角。
明夷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于左掖，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出于門庭。箕子之明夷，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家人	無攸遂，在中饋！家人高高，婦子嘻嘻。
睽	睽孤，遇元夫，厥宗噬膚。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蹇	往蹇來譽。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往蹇來反，往蹇來連，往蹇來碩。
困	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來徐徐，困于金車。困于葛藟，臲臲。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革	鞶用黃牛之革，四日乃革之，革言三就。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震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後略）
漸	鴻漸于干，鴻漸于磐，飲食衎衎。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鴻漸于木，或得其桷。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鴻漸于阿，其羽可用為儀。
歸妹	歸妹以娣，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
豐	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配主。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
旅	旅瑣瑣，斯其所。旅于處，得其資斧。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旅焚其次，我心不快，喪其資斧，喪其童僕。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巽	進退，巽其床下。頻巽，巽其床下。
中孚	有它，不燕。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小過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弗遇過之，飛鳥禽之。飛鳥遺之音，翰音登于天。
既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實受其福。

- ⁵ 其韻腳「譽」廣韻「御」部，上古韻「模」部。「故」廣韻「暮」部，上古韻「模」部。「碩」廣韻「昔」部，上古韻「錫」部。「模」陰入對轉「鐸」，「錫」、「鐸」旁轉諧韻。
- ⁶ 其韻腳「娣」廣韻「霽」部，上古韻「齊」部。「須」廣韻「虞」部，上古韻「侯」部。「期」廣韻「之」部，上古韻「咍」部。「時」廣韻「之」部，上古韻「咍」部。「妹」廣韻「對」部，上古韻「灰」部。「齊」、「侯」、「咍」旁轉諧運。「灰」、「咍」旁轉諧運。
- ⁷ 羅根澤先生以為當持較保留之態度，以為《周易》中之古歌謠僅部份年代早於《詩經》。(羅根澤：〈中國文學起源的新探索〉，《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初版)，頁11)其原因即在於《詩·周頌》中保留了記載武王伐紂回朝祭祀文王之〈大武舞歌〉六章，而《易·晉》中載周武王弟康侯之事，晚於〈大武舞歌〉。然而《易·歸妹》載帝乙嫁妹之事，帝乙為紂王之父，其事早於武王伐紂。因此，羅氏所較保留處並無損於筆者推溯四言詩之起源所得之結論。
- ⁸ 〈思玄賦〉歌：「天地煙燼。百卉含藹。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東巡誥〉歌：「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之祺。」怨詩：「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資料取自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月3版)，頁177, 179)
- ⁹ 現存王粲四言詩作有：〈思親為潘文則作〉、〈贈文叔良〉、〈贈士孫文始〉、〈贈蔡子篤〉四首。這四首是否足以代表王粲四言詩之全部面貌，當然是備受質疑的。然而，礙於資料亡佚，除了加入張衡、曹植補證外，也只能就這四首立論。他日如有更新資料出現，再加以補述。
- ¹⁰ 其中〈幽憤詩〉、〈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之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四言詩〉之第十一首(《文選》作〈雜詩〉)，為昭明太子所選編入《昭明文選》。
- ¹¹ 〈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二：「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容。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常吟。」之十四：「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番平皋。垂綸長川。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鄙人逝矣。誰與盡言。」〈四言詩〉之十一：「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盧。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參考文獻

-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民85。《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民85。《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 呂不韋等撰。民85。《呂氏春秋》。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 李境池。民59。《古史辨·周易筮辭考》。臺北：明倫出版社。
- 阮元等撰。民84。《經籍纂詁》。北京：中華書局。
- 段玉裁。民69。《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 夏傳才。民85。《十三經概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 高亨。民68。《周易雜論》。山東：齊魯書社。
- 郭璞注·邢昺疏。民85。《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黃玉順。民 84。周易古歌考釋。成都：巴蜀書社。

遼欽立輯校。民 82。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劉師培原著，陳引馳編校。民 86。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勰原著，紀曉嵐評注。民 86。紀曉嵐評注文心雕龍。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印刻社。

劉勰原著，詹鍇義證。民 88。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鍾嶸原著，曹旭集注。民 85。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根澤。民 74。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頡剛。民 59。古史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臺北：明倫出版社。

Brief Discussion About Four-Word Poetry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Ming Poetry” and Translation the Four-Word Ya Run of Wang Can at the Same Time

Guo-Jun Zhuo*

ABSTRACT

The origin of poetry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Ming poetry” is from Getianshi’s music, which is adopted from “Lu Shi Chun Qiu”. However, the scholars in Zhan-Guo period tend to expound their ideas in writing from ancient people, as a result, the reliability is doubted. I begin with Liu Shi-Pei’s view, “the literature is from speaking of wizards”. I think the two chapters of “Jian” and “Guimei” in “Yi” are the rudiments of four-word poetry. Moreover, through cognate examination of “Yia Run” and the proof with Wangcan’s four-word poetry, I consider that “Yia Run” is classic and elegant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gorgeous and splendid in diction, which matches Yanhe’s literary opinion.

Key word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four-word poetry, Yia Run, Wangcan

*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